

水東日記卷二十

崑山葉

盛

南雄楊氏譜本蜀唐祭酒孤兩淮渾副有父正統
初所重修宗人東里公有序有父一第在太學一
子為第子員家藏虞文靖公所撰衡州府君墓碑
猶存予今已得兩閱其譜矣為存虞公一牒于此
見前輩雖數字一簡關繫亦甚大可以示法後人
也詩書門戶真情相問兩語是已集記事奉後子
牧孝廉賢表姪前年別後正以不得一信常在懷
抱敬仲來知克襄大事而又有季父之感何慶

之遠有變故如此出蜀萬里詩喜門戶之林不
竊惟節衰自疆以副故人親友之望君懷令悵遠
館時節方一歸去年喪母喪女喪媳婦更自質持
然老人夫婦却相安自此後有便真情相問不必
作為文章但得時相知足慰老懷也地遠無由相
見賢昆仲各宜保愛不宣集再拜

張篠庵有秋臺清話未成卷間見其斷簡云景泰
甲戌冬予以考滿便道東歸養病於郡城定慧寺
見政上人望度上有舊書曰雪庵長語曰西齋和
陶集皆蠹侵鼠食編簡錯亂取而閱之惜其文

奇而將就湮派也錄其一二於左以備遺忘云
雪庵者元僧雲中入頭陀教大宗師住昭文館大
學士雪庵蓋其號也俗姓李氏字玄暉其題顯宗
墨竹詩云春滿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
何慙頓乾坤手不寫臯陶大禹謨題三山萬歲峯
詩云一沼曾教役萬民一峯曾使九州貧江山假
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屬人范蠡歸湖圖云名遂
功成泛五湖知幾千古擅良圖向教勾踐堪同樂
不識先生肯退無夷齊圖云乾坤分得聖中清一
節能為萬世經殷戒周衰幾今古首陽山色愈青

青題平陽龍神張誠叔別業長歌云姑山之東
之隅龍神風物美且都泉清對哉田膏腴中有大
古仙民居云是先人之故廬龜趺千字存遺墟若
園左林誇修途前潭後阜開畫圖柳塘竹塢富門
閨藥畦花圃相縈紆三間茅屋藏堪與延賓有香
爨有厨壁間懸琴架積書久楸左榻酒在壺棹花
春風歡友于紫蘭芝草羅庭除田鷲春礎賈陶漉
牛羊驛馬鷄豚鳧絲麻委婢耕妾奴歲時足以供
百需打門未始驚追胥遠屋時間幽鳥呼主人况
乃非世儒王門舊曳鄒枚裾宵中素有廊廟謨宜
鴻未可世網拘振衣歸來弗躊躇青韉布襪竹杖
扶南窻寄傲忘居諸一觴一詠日自娛高情澹
寄太虛出岫野雲同卷舒寬兮綽兮矩不踰優哉
游哉樂有餘人間有此安養區輞川盤中未必如
平生我亦山澤癯所經佳勝神與俱田園至樂獨
讓渠知君之樂孰若吾自笑才非陶謝徒作詩儘
荒其可無

西齋亦元僧其謝事構李歸和陶歸去來辭韻曰
歸去來兮至今丁年初得歸山川鬱其在自霜露
慘以增悲登高臺以遠望見蜚鳥之相追老舟、

而多病眵濛、而半非臨滄波以濯足製荷葉以
為衣忘余身之固陋究聖學之玄微長江東注急
景西奔落葉掩地寒風動門窗剛斯毀舌軟則有
嘉此散本鄙哉犧樽縱眉芥以伐性恃神藥而駐
顏肅遠賓而傲主家不知其所安應七日以來復
始一陽之閉關積消埃之近效進海嶽以遐觀莊
夢中而蝶化丁華表而鶴還古同風於丹穴今異
俗於烏桓歸去來兮集書而燕遊文或繁而或寡
義余取而余求曰翰墨以寫懷樂罽瓢以忘憂植
春蔬於近圃觀秋稼於疇塋入扶杖童子命舟
覽烟雲之變態吊草木之荒丘水有源而難竭萍
無根而易流何許由之取介欲唐堯以歸休已矣
乎假令千載終有時金玉滿堂豈可留正當委運
隨所之寒暑隨遷謝去來不失期事道苗之蕃茂
等農事之耘耔招彭澤以入社擬寒山而吟詩齊
大椿於朝菌良自信而絕疑其和閑情賦作正情
賦曰若有思於明哲表獨立以冠群服蘭荃與蕙
茝芳酷烈其弥聞恐嚴霜之早降俾衆草之不芳
無長繩以繫日矯壯志以凌雲及芳馨之未衰求
槩燼而自勤嗟王事之靡盬慨民徯之方殷欲位

今以變節非學古之所欣尚丹青之炳耀賤黑白
之糾紛鬱潛居而晝短塊危坐而宵分丹色入戶
松聲滿軒遊魚躍波栖鳥在山聊賦一章或揮五
弦爐薰靜況燈火餘妍儼神交於夢寐應易象之
文言必中正而為吉苟淫邪而作僭勉純誠於終
始消悔各於後先神要渺而莫測體虛徐而屢遷
夢春和而命駕涉原莖以尋芳懼流連而不返徇
替色之無央夢朱夏而飲冰託華穰以託身懼余
心之內熱衣被汗而求新夢步月於秋却喜良友
之隨有懼悲歡之皆至猶薪火之交煎夢玄冬而

塞向往沙磧以颺揚懼正妃之見欺添青女之晨
粧夢楊舫於鉅海問蟠木之春秋懼波濤之涵湧
遵平陸而改求夢祝融之故墟統衛獫以回旋懼
炎埃之眯目中怵惕而難前夢流沙之可度指華
夏以正東懼身熱而首痛驚壤隔而不同夢大荒
之遐裔考金闕之幾楹懼寒風之烈膚併龍燭而
失明又升降於兩儀曾不能以一握忽睡覺而形
開竟天懸而地邈如呂生之授枕若昭氏之廢琴
野蒼茫而向曙鷄寂寞而收音索夢境而不妄
纏綿於此心吐陽光於東嶺韜晦魄於西林鬪六

暮之律想惜四時之分陰啓生靈之大本發曠古
之幽襟就滌厲而浚揭遠枉尺而直尋傷聖道之
將絕出蓬門而求歎日逍遙以舒憂歲荏苒以異
顏燕當去而逼社鴈初來而戒寒送歸雲於隴首
迎落葉於林端嗅巖菊以延佇望沙鷗之往還掉
干戈而俗弊空杼軸而財殫旧流殍以相接余何
心而獨安瞻鳳闕之九重冀龍鱗之一攀于時燕
臺露冷易水風淒顧影躑躅臨岐徘徊庶寫情於
金鏡容抗論於玉階必皇天之無私惟蒼生之可
哀補衮衣之有關扶柱石之將推矧米鹽之細務
又何足以縈懷慮虎豹之守關待鳳凰之來過鳳
翔羗而遠引之舟楫以濟河但含毫於藁澤徒瀉
淚於湘波寄捫虱之遠韻續飯牛之高歌顧時康
而物阜豈空迹而人遐和九日閑居詩云閑居愛
重九使我念陶生但取杯中物不貪身後名李杜
霜始降何晚月初明草際亂虫語林梢殘葉聲時
籬采叢菊小喚扶衰齡美酒既滿樽一吟還一傾
田園自可樂主家何足榮貴賤各有志好惡各無
情所以君子懷修前歲功成其居秦川正月初道
念疇昔和遊料川詩云日月更出入何時得盡休

去入厭長夜常欲乘爛遊散亂北歸
流轉風拂海霧遠景分沙鷗適野見
林丘羣松何錯落乃與襟蔓儂磨
互相酬却立冰雪間爾昔無愧不陽
春降德澤草木解陰但事食與眠其
他非我求和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
治中云淵明性嗜酒燭理本昭然楚
調豈懷怨宋詩猶紀年明徵性有在
造物初無偏均彼雨露功異此肥磽
曰龐鄧又相知往來同故屢論文終
朝樂桃麴竟夜眠但使名萬古何須
嶽三遷親朋滿中外國史散後前時
復寫我懷陶泓

樂松烟悲歌亦不惡適意斯為賢真
問新蟬和

郭主簿前篇云新蟬何處來鳴我高
槐陰流永欲入屋好風自開襟床頭
一束書壁上三尺琴以散哀樂書以
通古今所幸車馬稀非邀里人飲差
名如北斗有酒不能斟縱洗鷄鷓耳
寧知鐘鼓音陶潛初罷官蘇軾未投
簪莫改廉庶性常懷烟瘴深仲秋有
感和後篇云皇天兮四時自靈表佳
節最愛潭水清猶如鏡容微蟾蜍出
復沒絡繹欲絕靜臥深夜起仰觀衆
星列流光可嘆吁附勢非俊傑身即
大患本家無不死訣且葵藿下菊蕪
吸

林中月中夏示張養元和

胡西曹云顧云何人

製團扇為我邀涼颺新竹已解籜早蓮欲香交高
堂金博山中碧縷微欸客稍進簞時童剩煮葵酒
然煩襟靜覺此暑力衰蕉葉映斐几撥毫時一揮
居閑不勝樂見事無乃遲坐念十載前奔走令心
悲廣成阻風和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
前篇云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
坎難與期崩浪暗天響長風無息時久遊恋所生
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誰有
幾縱心復何疑送董國賢任奉化州別駕和於王
將軍座送客云滄江風露冷綠野花草腓天遠孤
鳥沒海滌衆流歸高賢少許可盛德方瞻依昨日
欣來聚茲晨悵言違直因山州近良免徒馭悲握
手多交舊名藩借光輝庶民望已深別駕未可遲
薄領有餘暇道路不捨遺

天順四年過南京見夏時正寅郎中手臨范文正
公與監簿兄家書六日亦臨得此本牙字即互字
也此書校集本同缺處是問也二字不備以後集
無

三哥監簿伏惟

尊體起居萬福仲淹近蒙

制恩擢貳

樞府此蓋

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

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

恩改參 大政尋

面陳利害已得

旨依議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

知甚日入 京相見 小三郎 已就

聖節奏得試監簿 詣骨肉各安

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 牙相戒約

勿煩州縣如輒興詞必 奏乞襟行

請 三哥相揮與趁知委 保重保

重不徇第 仲淹拜上

監簿三哥 座前 三嫂郎娘各安

邵復孺先生家藏老蘇大全文集四十五卷東坡

大全文集東坡集四十卷東坡後集一十卷東坡

奏議十五卷東坡內制集十卷樂語附東坡外制

集上中下卷東坡和陶淵明詩四卷東坡應詔集

香齋集卷五十一卷樂城後集二十四卷

三集十卷樂城應詔集十二卷

百七十卷實則不足補文貞公云著錄於此者十卷東坡外集卷二十五卷至九十卷若則此書

尚多此是細字小本老蘇板柄木松江啓東口和

尚所藏六本東坡集四十卷又二十卷奏議十五

卷內制十卷外制十五卷前有御製賜蘇嶠序又

有小字大本前有誥詞并嶠謝表及黃門所為乃

兄誌銘云郊書今陳宗信買得東白書今在吉安

周文襄公家

吉安程源伊知府處見文山文集道體堂元編二

書共八冊元序俱乃大字行書亦精明但二冊

是鈔本乃知吉之士人家固宜尚有之末獨禁中

也

景泰辛未廷試盛頊弥封徐侍講瑄受卷陳御史

同年叔紹等監試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

講曰今日譬之人家納婦贅壻而變異若此進士

中他日其有小人僨事者乎良久一貢上紙卷為

風所颺半空去呼之至乃濬縣王越也云文已成

尚有葉底在盛謂叔紹當入

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

奏尾思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借以
紹至兵科書

奏適書

奏監生皆已出不得已盛為自書之既而得

旨禮部再給紙卷是科諸進士紙卷皆盛手封惟王
越卷獨長成凱卷以病錄正不完不得封二卷人
皆能識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越策能
引漢傅士修于家而壞干

天子之廷詔衆以其能言皆傍觀焉又是日東閣讀
管陳閻者已得三卷赴南房嚮其紙憲閣點三卷

外尚餘周輿等六七卷未有所歸蓋先是二甲三
甲卷皆陳手自判定封眞他所高弘載至以兩甲
既皆定回判六七卷之外封白頭等予所親見也
俄頃王抑庵拉陳至戶外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內
索所謂六七卷者即得首卷喜而入頗聞此卷始
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內摸出一卷則吳確也

水東日記卷二十一

崑山葉盛

丞相益國周公詞科舊稿後刺益國親書一跋云
紹興丙子四月予任行在和劑局門官適乳媪姚
氏病甚問占黑象其繇云藥不獨病財傷官磨困
于六月盍祈安和此人數為予畫卦影多驗五月
旦姚媪果沒深以六月為憂迨晦日同僚舉酒相
慶而是夕焚廬之災作初所居在滌沙坳與運屬
玉葉共席屋數椽動息相聞王夜醉奏圍其婢捧
紙燈于壁火然而走延燒呂及予家老幼已熟寢

比驚寤小兒方在襁褓僅能挈之以逃生計一空
其實被焚纒數十室而周樞密茂振麟之為著作
佐郎亦預焉其從叔方崇執法殿中而馮舜韶為
監察御史宰相欲媚方崇張大其事以為茂振地
自三省樞密院至三衙皆致銀絹未閱月遷著作
郎隨擢起居舍人時臨安帥韓尚書仲通知火自
王氏以其為馮舜韶妻弟不敢問執予小童抑使
伏辜於是三省勘會周某係見任官不能防謹火
燭致延燒居民理宜懲戒有旨放罷朝士多勸予
訟究力既不敵又卦影明言財傷官廢豈復死人

徑參部欲擬福州永福簿會外舅王彦光葆守廣
德携挈依之將買舟還江西待次外舅力勉予試
詞科予以未嘗經意辭外舅激曰君懷安耳迫令
撰所業二十四篇投禮部適姒戚吳武陵為郎官
即給符收試小兒未周歲吐利頗殆外舅曰我能
調理君自入都歲莫怏怏而行適值高宗更化湯
中丞鵬舉知貢舉人憚其嚴懷挾傳義頓絕子與
韓玩咎元吉頗記舊書而韓筆力遠出于右初聞
欲取二人衆議不同予偶中選循一資堂差金陵
教授周茂振已為三字制詞云左迪功郎周必大

國家自結聖以來設詞學一科搜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為多肆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子春官數十輩而爾以粹文獨與所選拔尤若此陞秩匪褒姑游泮宮以跋甄擢其後忝應清賞實基于此乃知事皆前定人力何有曰龍象彭元之以閩中判予程文及所業相示請正訛謬併書以遺之為安分不爭者勸嘉泰壬戌重陽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王彥光先生吾邑人高孝兩朝名臣其事行畧見邑誌蓋尤以知人見稱他如侍御史樂庵江都李衡布衣流落一見即歸以女爭恭知政事

石湖范成大蚤孤廢業勉喻切至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後來周丞相李樂庵范石湖皆卓、大儒名臣然則先生之鑒裁亦何可得哉惜乎後學無間遺墓湮晦已作燔屍之所誌石近年亦被盜發屬之他姓獨旁近一橋尚呼王官人耳

柰何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煊跋本所為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干縣志所載則又云行於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錄

于此以竣考徵余序白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

詔天下行鄉飲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
為萬石長奉詔惟謹迺即其鄉賓禮耆英遠近畢
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
八七十者坐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
獻酬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墻莫不感化翕然
已而醉者扶歸者歌髡白欣欣咲言載途鄉士大
夫紀其事而詠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

京師求余引其端久弗克為其請益堅烏乎鄉飲
不行又奚黃船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宿
介之儀蓋百有餘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代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
易哉而無逸生逢

聖世獲覩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我冠博帶與龐
眉兒藍雅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
閭門比鄉黨為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
世有藏鏹數百萬即為富家翁烹羊炰羔舉觴浮
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箏持擘歌呼嗚嗚以極一時
之樂烏識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

少愧矣使鄉、如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
可興風俗可厚其機一寓於是乎吁紛紛百卉中
見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為我謝曰

聖天子在上蕭自律以化其鄉人它日

璽書惟汝嘉尚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既望承勅
郎同縣余熾叙志曰里杜鄉飲酒讀律儀式并圖

洪武五年五月初四日

朝廷降鄉飲酒讀律儀式

命有司官會同儒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使民
知禮知律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百家為一會

共備酒肴有糧長者糧長為主席無糧長者糧長
為主席如坐以賓之年最長者居中眾則序齒居
左右主席者居其末坐定選一人讀律及宣申明
戒諭既畢行飲酒禮拜則年長一倍以上者坐受
長十歲者立受相若者抗盞叅酌唐宋之制也時
本縣未之行八年又命下知縣畢福行之每都以
大戶率士民於申明亭上讀律戒諭飲酒致禮風
俗翕然而變可謂盛矣

王叔英字原采天台人洪武戊寅知漢陽縣事
憲政有四月禱雨文三首其詞曰維年月日其

某官敢請告于風雲雷雨之神本府山川之神本
府城隍之神曰天不施爾澤乎蓋土於三歲月矣
斯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
而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麥平
而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麥平
矣及今而雨則秧未老者无可種已老者猶可再
育過此不雨則秧既老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
失夫種而不穫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穫者乎民於
此時固有乏食已久而屢窘於飢餓者矣况至秋
而無獲其何以為生乎是則民命生死之機實繫
於此為官而祿食於是上者視民生所而不救
固為官者之恥也為神而血食於是上者視其民
失所而不之救豈非亦神之羞乎借使神為縣令
者徒有愛民之心而未有仁民之政徒有惠民之
志而未能去民之疾或以是而望是或以是而前
之則斯民何罪而彼此波及之禍乎今敢請諸
潔以告于神如或者以縣令蒞事未幾終然縣
是民而姑待之姑怨之則宜即賜之罰以慰斯民
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為或反有虧於是民則
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其身是美不食也亦

蒙茲濫罰也。故英令謹持罪於壇。則自減一食。至三日不雨則減二食。六日不雨則當絕食。絕食三日後。神必顯戮。誠不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死而猶生。惟神其鑒之。惟神其哀之。某自今月二十三日起。雨于神。於是日及夕。即大降。雨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謹告于神。俟命于齋宿之所。至於今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即今惠澤既已厭足。不可有加。蓋雨三日為霖。過則為災。况今田麥尚有未收穫者。多雨則腐。不可食。而木

田雨多則水溢。而秧不可種。近種者亦浸蕩。而不可活。過則為災。其實如此。神不可以不鑒。而憫之。自今日以前之雨。神如果以憫斯民之病。從其辭令之請。而降也。則乞神之犬惠。止於今日。今既告于神。宜還俟命于次。必待神之歛惠。天色昏晦。然後敢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於縣令也。亦不敢復謁于神矣。當自二十七日始。如前日之誓。日減一食。如不得命。必至於絕食。以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某於本月十七日。天又不雨。斯民過時。夾種必將致饑。以死。故於其大

宿於神之壇次翼日祭求用禱于神即其大
之雨甲子某以神惠未已不敢自休必衷靈賦故
俟命于水乙丑以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為災候
禱于神乞以歛惠又即於其夕雲收天霽道邑人
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祈晴而晴感應之速捷於
影響顧我何修而能致此方其初欲禱雨于神也
或者以謂時將雨矣何以禱為及其既雨也或者
以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未已欲俟
神之歛惠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宜未
即已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
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
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
憂民之志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
以勸凡為民牧者使以愛民為心憂民為志則可
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為某一人之私哉某之為是
言非敢誇功於人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
民也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若此雖有犧牲
不足以為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為職
神之德而益以恤民為務是乃所以為報也是乃
所以為謝也若夫區、世俗雖禮道是為神之

讀百故不敢施子神惟神其聖

黃氏日抄九十七卷宋乾淳中慈溪黃氏著

著一之三十三讀孝經論語孟子毛詩尚書周易

春秋禮記周禮三傳孔氏書三十四之四十五讀

周程張朱南軒東萊勉齋龜山二茶和靖橫浦象

山復齋溫公元城上蔡延平徂徠安定諸儒書

十六之五十一讀史記漢書三國志南北史唐書五

代史宋名臣言行錄五十一之五十四讀蘇子古

史汲冢書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越絕書春秋世

紀春秋左傳東萊大事記諸雜史五十五之五十七

八讀老子莊子荀子揚子文中子曾子、華子管

子列子墨子文子充倉子關尹子鶡冠子鬻子商

子韓非子鄧析子真子公孫龍子尹文子淮南子

抱朴子劉子贅隅子化書子家子呂氏春秋素書

新語賈誼新書新序說苑春秋繁露論衡申鑿乾

坤鑿度易緯稽覽圖易通卦驗參同契古三墳書

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畧六韜

陰符經五十九之六十八讀韓柳歐陽東坡南豐

荊公涪翁浮溪而湖水心諸家文集六十九至終

卷則其所自著奏劄申明公移牒義聚問書紀序

題跋群說文發文行快甚其為書一其
關閩之說多所發明益歸然一正學老儒也又有
古今紀要十九卷起三皇終宋神宗君臣事畧當
與曾先之史畧並傳最便於篋衍行李及初學之
士惜乎有未精詳處其亦未成之書歟

干越志云今餘干縣吳正道東陽人明六書許慎
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吳文正公澄問曰模楷
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曰何以取木為義曰昔模
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
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餘枝疎而不屈以質
得其直也若正與直可為法則况在周孔之塚乎
問曰出何書曰出淮南王安草木譜又問禽獸二
字曰禽即獸也曰兩翼為禽四足為獸何以為即
曰禮不云乎猩、鼯言不離禽獸鸚鵡鼯言不離
飛鳥澄大敬之有六書原六書通證六書淵源圖
澄為作序

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
如漢小王光武蔡伯喈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
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馬繪畫家書
而人有之癡騃女婦无所酷好好事者曰自為

通鑑有以也甚者晉王休徵宋呂文穆王龜齡諸
名賢至百態誣劾作為戲劇以為佐酒樂客之具
有官者不以禁社士大夫不以為非或者以為警
世之為而恐為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
出於輕薄子一時好惡之為如西廂記碧雲駁之
類流傳之久遂以汎濫而莫之掇歟嘗考之呂文
穆公微時渴睡漢饘瓜亭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
今從而飾之口他日相府退衙片雲沾衣欲斬執
役人其妻目反撥灰詩諷之云、又嘗有鴉吻詩
諷之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誰不知如今
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初密內時噫豈其然乎
李易安武陵春詞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
物是人非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
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玩
其辭意其作於序金石錄之後歟抑再適張汝舟
之後歟文叔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婦其語
言文字誠所謂不祥之具遺譏千古者矣

水東日記卷二十二

崑山葉盛

周禮一書漢以下名儒罕有評議然莽用於漢安
石用於宋皆不効者雖非其人要之時異執殊斟
酌損益難乎其入矣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關雎祥
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斯言蓋之矣言成
公嘗序周禮陳龍川有周禮發題葉永心亦有黃
文叔周禮序皆不可不知序曰周禮古帝王之舊
典禮經也始于太古成于周故曰周禮者生民有
欲而無禮乃亂胥戕胥害人類盡惟皇上帝哀

我民無盡創首生聖人奉性植禮以養天下惟爾
靈承罔敢暇逸迺始仰乾順坤以奠榮庠治山巖
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為父祖子孫相治者為君臣
民物相舍者為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天
下之為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愛胥保惠以有其
躬以至于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
自剖極立元邦規兆隸民生未繁玉業未鉅故
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舟楫
塗墁之未具日增月加以至于大戍實有待於來
世也粵若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克有
成九族萬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煥乎其不
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以而增賁之禮樂日新
法度日著稽典撰謨維見可觀若七政若六宗若
五瑞若四狩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
貢皇、乎帝王之備典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弗經
忠賢相病未有殫極及于周而王道成焉嘗是時
也世變極治體備文武成康四聖代作周召毛畢
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於以纂四代之文
文為萬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晝必變確乎其不
可拔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蕪冢宰臣旦定

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萬年始具經禮勅為成
書識一國號茲用詔久傳遠垂範無極蓋自堯舜
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而不
可復加矣嘗試述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
細無遠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缺不具以勤
後業之補苴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停岳萃不
足以議其博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然嘗輯其凡
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
曰中爰自祭祀推步占卜板壤之官立而天事
備國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

政禮樂事土之官立而入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
咸覲迺若取中則罔攸覲六官之元聖意微見其
辭若曰以為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齊正以
生中非禮罔與範天下與來世茲實上帝佑民之
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陳軌立度以啟我後人而
底于大成也聖人抽關發鑰俾遐邇是訓亦曠然
著矣惟古作書必序厥指易有序卦書有九疋之
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沈
寗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子春鄭興康成更授述
釋維訓詁句讀是究是圖莫有乘筆以揭厲宗統

不亦陋哉是胡迪述編以訂其前發題曰月
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手並嘆其稱
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解其未
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
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始為秦晉夫豈遠矣哉
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志荒矣豈伏幾
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
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秘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
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累乎皀貫珠并井乎
如畫蔡肩曲而當盡而不許無復毫髮之間而人
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
變、通之理其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
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
於八百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蓋
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
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
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
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絕周
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
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

弃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哉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業

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駭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政同異以有待焉葉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遠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非泐於遠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

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
驟至如竒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
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
用雖有餘而不足書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
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
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義
利均等周文武周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格
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
說疊、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
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締經也守天下非私
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
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
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
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
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
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
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朔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
由春秋戰國至本朝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十
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

衛官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驢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蓋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六匹頭隻今依養藩息之義不知其數何如者也

兵科職掌有守衛官軍四城官軍二揭帖間見正統十三年所藏二本蓋予私錄且詳識其由也今幾二十年矣具錄如左

衛官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驃騾牛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蓋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二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六匹頭隻今依養藩息之義不知其數何如者也

兵科職掌有守衛官軍四城官軍二揭帖間見正統十三年所藏二本蓋予私錄且詳識其由也今幾二十年矣具錄如左

守衛官軍揭帖者衛士守宿內門前班官旗軍
校尉四千三百二十四員名後班少十名

東中門七

玄武門一

北安門二俱只從本門旗軍并隨伍內轉

午等四門除

東華

玄武依前後班於隨伍旗軍內增減十名餘皆定

數各門除

東中玄武北安如前增減餘亦皆定數官少則

隨伍軍旗補之官軍三日一點揭帖三日一進

如十五日至十七日終者則十四日早羽林前

金吾前虎賁左燕山前旗手濟州府軍濟陽府

軍左燕山左羽林左金吾左府軍右羽林右金

吾右府軍後通州金吾後大興左等二十一衛

各具官軍等項數日奏本送科本科攢揭帖十

六日早掌科事官於

御前奏進十八日留守衛具點開過數目奏本送科

備照留守則中前後左右五衛輪點而例不點

開者隨

駕錦衣衛也錦衣監金吾前後府軍府軍左右後

羽林左右虎賁左右各衛皆名隨駕衛分

午門至長安左右門

午門

闕左門并守鋪

闕右門并守鋪

端門

承天門

長安左門并守鋪

長安右門并守鋪

東華門至東安門

東華門并守鋪

東上門并東上南北門

東中門

東安牆門

東安門并守鋪

西華門至西安門

西華門并守鋪

西上門并西上南北門

西中門

乾明門

西安裏門

西安門并守鋪

玄武門至北安門

玄武門并守鋪

北上門并北上東西門

北中門

北安門并守鋪

四城官軍揭帖者諫守

朝陽等九門十六衛分官軍總四百七十八員名

東城神武左忠義左大寧前西城會州義勇右
蔚州左寬河忠義後中則武城中前後大寧中
忠義左後義勇中北城忠義前右義勇前也每
月三日一點挨次不論大小盡如初二日至初
三日點過則本日晚四城兵馬指揮司各具奏
本送科本科類揭帖初四日早送司禮監也

九門

朝陽

東直

西直

阜城

正陽

崇文

宣武

安定

德勝

廬陵楊文貞公年幾七十即作歸田趣四時滿江
紅詞四首豈亦呂居仁之作有以感發其興趣歟
常時卷首沈氏則學士隸古先生自序并詞皆錢
塘將廷暉書畫四段則華亭朱孔易筆也民則延
暉書固已名世而孔易畫評者謂其作家士氣皆
具亦今之罕有者矣予嘗從叔簡得石奉而死者
營火再求得之則石已壞於墻厯數箇日以歸來
曰歸田詞畫富流傳猶是難兄難弟白銷愛護無人
悲寸毀近來模本不如前公詞今錄于此容改

吳蕭

皇恩重賜歸田里。郊郭外草亭四面。青山綠水好鳥
好花春似昔。同時同輩人無幾。一布袍襟情往。滿
搖東風裏。芳草岸。年如砥。垂楊徑。清如洗。散牧處
舟。晴霞飛綺。江色比於懷抱淨。都無一點間塵
滓。更小兒牛背有書聲。清入耳。夏耘歸田里。長
散誕。天恩深厚。尋早歲釣游之處。風烟依舊。萬物
方當嘉會同。一年最是清和候。暢幽懷緩。少東
皋。觀耘耨。竹色淨。槐陰茂。荷鋪翠。葵舒繡。農忙際
兒子大家起。走頻有鶯聲迎杖屨。渾無塵影露襟
袖。望水南雲似玉光浮。龍藏岫。秋漁七十歸來西

江上堪游堪釣。秋水共長天一色。也堪吟嘯穩坐
木蘭漁艇子。大兒能網中兒棹。小兒自理會藝香
鑪。烹茶竈。蘋花渚。雪爭耀。楓葉岸。霞相照。山無數
清比方壺員嶠。放浪不知天地外。蕭間底用玄真
號。聽數聲長笛白鷗前。江南調。冬樵白首間。居冬
風冷。偏欺衰老。晨光動瀾漫院落。六花飛繞。坐煖
茅柴煨芋栗。老妻孫子團爐好。更兒曹腰斧析枯
薪。歸來早。階前路。池邊縞。都總出天工巧。石山峯
亭下。盡成瓊島。況是太平豐稔瑞。教兒愛護休輕
掃。看園林一鶴意蕭。尋琪草。

東日記卷二十二



水東日記卷二十三

崑山葉盛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潞國文忠烈公生真宗景德
三年仁宗天聖五年二十二歲進士及第庶事
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哲宗繼聖四年九十五而
卒功名壽考古今罕比呂許公嘗謂其為大有福
人信矣公雖不以文章翰墨自名而出世落筆亦
自不凡係於人品然也嘗兩題范文正公所書黃
素伯夷頌今蘇州有石剎可模搨其絕州翼城縣
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雖其少作已有抑邪崇正

之意是以錄之聖宋四葉上繼明之五年非情以
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評事率是邑秋八月二十
九日始蒞事故事守令始至則郡縣之祠廟悉詣
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由是詢於邑吏質之
縣圖載祀典享廟食者惟宣聖之祀焉翌日伸祠
竭之禮已事而退立於廡下觀其石記即後唐長
興三年創是廟也歲月茲久廟貌弗嚴屋瓦皆陳
深木其壞上不庇於風雨下不容於俎豆縣署首
其北裁十數步曰有敵扑之喧滄水流於東不三
四尺歲虞漂溺之患雖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而守土事神者崇奉之禮豈不開
歟乃謀於為檢規是改作方營善地將構新宮而
縣西北隅適有廢廟俗老承傳為湯王行官事出
不經理無常祀既絕蘋蘩之薦鞠為荆棘之墟像
設都占廡廡全侈獨有正殿巋然中立雖丹雘已
晦而薨棟頗崇異乎哉天將以斯室遺夫子耶不
爾則胡為十室九廢而獨完茲中宇虛其正位者
安爾俟乎且其即是遺構以正兩楹之坐起茲頽
垣以崇數仞之墻踵其故以謀新村則易備變其
本而加飾工不告勞命雜民以芟夷集獲入而登

墜興廢起墜務實去華替之淋陋者耽
矣曩之荒穢者殖、而砥平矣翼以康西
之屏樹閉閑凡屋壁之間堵其數盈百危
戒事曰南至而卒功動適其時不愆於
會元以文行稱於鄉曲累舉進士敗於
事違退而講授一日觀新廟之既成以
備乃率其徒躬營其事明年春募工於
別郡得繪塑之妙者於是塑宣聖墜十哲
之像逾十旬而告就八月上丁釋奠之
禮落之且曰能事畢矣不可無聞於後
蓋書以志故述其經始之因直謹夫識

月而已杜牧云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
曾子之德莫如韓吏部孟所謂生人已
來未有如夫子賢過堯舜遠矣韓所謂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得共祀而徧天下
者惟社稷與孔子社稷壇而不屋豈如
孔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拜跪禮如親弟子然則
夫子之德之尊韓孟言之詳矣今茲為
記是用畧諸時天聖八年九月五日
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知翼城縣事
兼監鹽稅務文彥博撰

夏忠靖公求樂中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

命一日同宿天寧寺中給事早如夙行甚急公感之
曰披衣鞞履而行給事給事某即應聲曰棄甲曳
兵而走尚書尚書此先人嘗云

相臺許可用中丞元延祐初科進士文章亦表著
一時有盛名今世所見者可數耳耿好問言其裔
孫顯尚藏文集若干卷惜乎不得見之今日檢舊
碑見楊叔璣所寄晉寧路鄉賢祠堂記公文也其
辭曰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
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
而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有事於前修性行者所

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
之德鄉人心說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
墜著於今有不舉者况歲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
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
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
而教者大夫則誥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
諸侯卿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
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
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
東為古今名郡廟學惟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

賢堂故基獨蕪穢不治今總管仇候理焚舉墜劬
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頽瞻隙地慨然有懷
古之思會監察御史趙君亦以祠鄉賢為言遂捐
俸金倡僚屬士庶而復為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
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
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
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
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
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
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有公於天下者
先聖先師是也有專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
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天下也專於一
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眾人
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正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_子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况
為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
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
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
若文中子若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

勲德為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鎮之相業陽元宗
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
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恪其風足
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
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
沒為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固為從祀孔廟
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
於一鄉者也使熏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
之思非特也昔魏杜畿為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
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墮
常袞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
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奇材德之生蓋昂、也
明其晦續其絕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
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已侯燕人名濟字公度
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御
史名承禧字宗吉皆郡人也

歐陽文忠公云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經
也金銀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
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
服色所謂金紫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唐李宗

閱讀崔無賜紫木金印口金印繆也今世自以賜
緋服魚袋賜紫金魚袋結入官衙矣今有階至金
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紫金魚袋皆瀕俗
相承不復討正也予嘗於今容縣拓得元欽山小
像其衣袖垂一物似鹿皮紋而長蓋即魚袋也

內府對類書後有巧對嘗見近臣被賜本惜不能
記也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楊東
里集有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公又聞昔有善為
是者如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
甚甚子甜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之

類一人赴謁于官云小人告夫人上官就令其對
即曰上士倍中士近時浙江承差歸安舉子程敏
政皆以此著名要之似此者亦不多見

括蒼王交山先生廉論寇準奉駕親征之非曰余
嘗讀宋史至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寇準為相力主
車駕幸澶州以鎮軍心夫天子外建諸侯以守疆
場內置宰臣以為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疆場有
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臣斯任其責此不
易之論也準則昧之而必欲真宗親征則將焉用
彼相矣當是時天下方盛祖宗將相猶有存者

主議卒不可破幸而契丹請和車駕坦道而南
或王師失利車駕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下之事去矣準雖遠遷何補於國哉王欽若雖曰盜邪其以投璆為喻豈虛語也由百世之後等準之議莫能遁其非矣其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曰宋徽欽時金虜入寇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晤而欲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虜背城一戰以決勝負若綱者賢則遠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常避狄人之

逼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未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允許之况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棄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土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翰離不尋以師退涼師賴以無虞及綱罷以是後朝臣不達行幸之議至冬虜復入寇何卓又執綱議欽宗以是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巡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

自綱舉知常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
王避狄之謀而祿三宗世幸之事命廢王為元帥
李綱為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
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
之相顧乃為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
哀哉今按文山之說固然惟宣德中漢唐人事時
議亦洵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征事以
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為
言土木之潰既驗即蓄南遷之議幸而其議不行
不然事未可知也善乎楊誠齋之謂天下之事不
難於議而不易於處斯言當矣

臨川李性學古今文章精義僅百條門人益都于
欽止至順中跋云二百八條豈刺者之誤歟後又
有署云文章作法緒論凡十一條宋玄僖語也卷
末又有論述其云袁清容文長於應制歐陽原功
文未離賦體未見切當不知何人所評豈亦出玄
僖耶覽者詳之夫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
萬世文章冥祖于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為
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為文中之雄繼子長者韓
子深醇正大在唐為文中之王繼韓子者歐陽

淵冰如雪在宋為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辭
柳柳州之精覈魯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蘇
長公之痛快國朝之文若趙江漢如星斗著天行
列森羅而光氣煥發劉靜修如御車廣路輪轅堅
壯而馳騁自得姚牧庵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
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內外
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藉將兵入、足用馮海粟
如符堅總師以多而敗虞邵庵如長江大河清暢
渾浩會歸于海而後止黃金華如洪波巨澤風浪
不驚湛然一碧揭豫章如明珠在困光輝不露而
自然人知其為至寶馬后田如彝器陳于宗廟無
甚華飭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穢
縟重復李五峯如秦漢間人語言斬絕而頓挫至
如袁清容博奧敏捷長於應制如歐陽圭齋龐頤
鋪舒木離賦體俊邁如陳蒲田雅馴如程黟南平
順而氣益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僕
是十數公雖時有後先皆以文而知名者也
世有可鄙庸人俗子變雅為俗易正為邪冥行妄
作強名解事或從而妄自矜翊而不知遭其不幸
者多矣如所謂劈琴煮鶴花上暉禪之類是已

承文上舍嘗惠於孔林數碑內一道題曰孟氏祖
庭圖記卷第一皆界為格子曰斷機則有一姬
易曰傳食諸侯則車騎兩、曰思孟傳受則兩人
對坐曰問利曰問治國則為王者儒生坐立之狀
且引堂下一牛既甚可鄙其字畫標目書手刺工
尤為庸俗之甚細觀之則其中隱、有磨去字痕
唉安知其非漢唐時碑刺耶此豈孟氏不才後人
所為或庸俗上官使然耶政亦可惜吾恐天地間
似此者尚多又奚傷乎是碑也

宦游錄云辛稼軒自此初還朝留蓬業忽患顯症

疾重墜大如栢遇一道人教以取葉珠即薏苡仁
用東方壁玉同炒黃色去土用水煮爛入砂盆內
搗成膏每用二錢以無灰酒調數服漸消程沙隨
亦得此疾稼軒以此授之亦効如不及時只於藥
鋪買乾者亦佳按本草薏苡人上品為君臣養心
久服輕身不老味甘平無毒

水東日記卷二十四

山葉處

宋理宗朝臣璫有侮吾夫子者令馬遠畫一佛中
坐老子側立孔子問禮於前俾江古心子遠贊之
子遠立成曰釋迦趺坐老聃俯睨惟吾夫子絕倒
在地張篠庵朽登第施狀元槃一日出釋老侮孔
子圖即口占云釋老猖狂侮大儒書生為爾發長
吁不知意宋圍匡日還似于今畫裏無又曰排髯
揮鼻彼何人放誕能無愧此身名教萬年齊日月
須知魯國一儒真蓋亦相題游戲云耳

豫章饒天慵先生二百年前江右大儒也其遺文世不多見偶見其重修廣州路學大成殿記曰篇其辭曰皇元混一海宇南訖海外咸暨聲教廣為南海一都會肅政廣訪司宣慰元帥府所親蒞肯以敬教勸學為第一義於是禮殿壯麗甲於南方元貞初嘗一修之速成苟簡遺底蠹圯勢不得不改作乃相與謀鑿前欲速圖後可又因沒宦巨材復買其半以足用凡買磚甃礎石諸物悉從市賈工匠夫役皆顧募廉訪使孫兒只卜公天璋創其始副使迭列思八公成其終副使李公德厚僉事

張公世榮詭公致毅撒里蠻公經歷董邦用知事王淑照磨戴從龍衆史協心同力帥府以副帥王公從政董其事帥幕穆齊英佐史周南梁晟從副帥日至督視材必堅良工必精緻廟殿經始於丁巳之冬埭像肇作於丁巳之春而畢成于戊午之秋儀門廊廡新與廟稱凡用匠以工計者二萬役夫倍之鈔中統以貫計者六萬米以石計者四百其半取於贍士之餘其半有司徵布以給之物無彊賈民無橫役財無濫用對聖賢而無愧勒金石而可書教授陳學禮殫其心力迄用有成述其始

末書來請記於熊朋來且曰昔廉訪李公致遠
尊經閣余公璉新明倫堂今使者歸侵種曩疆租
購羣書明載籍於是教養悉備廣學固有春秋
樂今初二亭前曰思敬後曰正德以為肄樂之所
幸併書之余之為瑟譜也蓋聞諸學之譜而正其
訛酌獻之曲必按月律江廣諸郡多用之因其來
請授以箴諸書閣肄樂則按譜取聲奏諸新殿尚
其足以和氣之祥而蒙斯文之福且夫聖人道
高德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遊聖門者猶曰不可見豈比異端以殿
宇之雄為誇美哉特為禮樂之官任民舍之寄者
舍是無以見奉詔之勤吾誦其詩讀其書洋洋在
上如親見之矣皇明方耀科舉肇興雖嶺海如在
殿陛前人物卑產不多見見必竒傑必有應文運
而起於南海之濱者延祐六年正月日豫章前進
士熊朋來撰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至元十三年王師南王婦夫
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王羨屢乃盡殺其舅
姑與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即自殺千夫奪輓不
得死責俘囚婦人雜守之婦欲死不得間自念嘗

被汚即佯曰若殺我舅姑與夫而求私我所為妻
妾我者欲我終善事主君也我舅姑與夫死而我
不為之衰是不天也不天君焉用我為願請為服
朞月若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為若妻也千夫畏
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春師還挈行至
剡水上守者信之滋益懈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
嘆曰我知所以死矣乃齧拇指出血寫口舌詩山
石上已南鄉望哭自投崖下以死或視血則血漬
山石間盡已化為石天且陰雨復見血漬起如始
日當是時后妃嬪媛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郡
國守邊大吏不絕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
與夫獨何仁也夫人秉彝之性靡不有乃匹夫匹
婦出之遂以驚動萬世若人人處此則金湯不足
諭其固矣鉤戟不足諭其強矣志士仁人不足諭
其知矣何有去國憤家之憂彼貞婦何為者顧奮
為烈丈夫之所不必為矣宜為而有不為悲夫至
治間其邑丞徐端為起后祠樹碑祠中以旌其鬼
焉余曰始我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
身過其地見拇血化為石追念貞婦決死時有皇
悲傷不能去豈其鬼未憫尚猶感人耶嗟乎匹夫

正婦顛沛流離誠能動天如此夫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永嘉李孝光記亞中大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奉不華書四明王永仁刺兼善侍郎遷紹興總管諸公分題作詩餞行得清風嶺乃為賦清風篇康呈嘯清風嶺頭清風起佳人昔日沉江水一身義重鴻毛輕芳名千載清風裏會稽太守士林英金榜當年第一名一郡疲民應有望定將實惠及蒼生右二碑白野狀元篆子山行草皆今司馬祭酒在科中時所惠書刺之精不必論已獨念達公後來竟以湖東元帥節死于海不愧貞婦不負科目蓋觀公之好尚亦可以知其人矣是雖本於公志操之素定然李先生平日講功子山公朋友期待之切要亦不為無助云信史古今所稱歐陽子曰有欲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則遺陋一也諱二也曾南豐曰公以齟齬終功行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則拘於著令三也偏私不公四也朱子曰一時館職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則史官之才不足五也斯五者蓋常常有之固不敢謂無於是乎信史誠有未足信者矣雖然揭文安公

嘗論史官不當專尚史才必以心術為本而楊文貞公亦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苟出於私意無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然則修史者又必有揭揚之心之才而後可噫盡信盡不如無書斯言其果信矣夫

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劉履風雅翼常別加注釋視劉益精焉嘗見魏瑤縣丞卷子有先生手書十九首註惜不能全記其行、重行、注曰此古詩十九首之一也劉先生補註云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

有坐別離之悲矣至於萬里道遠會面無期此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而不思慕之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遊子所以不顧還返者第以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路不通猶浮雲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甚底乎老宜何如哉惟努力加食飯而已竊嘗反覆詳玩以為行、重行者有遲、不忍去之意由生別離者不當別而別雖曰生別離而有死別離之悲之意存焉重行、其行蓋不遠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則君臣之心不相投合有如胡馬越鳥南北背馳相去日遠相

思益深而不覺其憔悴益甚也然相思雖深猶未
君心一悟而召已及其讒邪之臣盡惑君心終以
不悟如浮雲之蔽白日故長往而不復顧念遷延
也中之意猶冀君心悔悟則其思存時而已今而
君心既不悟則其思至於老死而後已吁忠愛未
忘君之情何其至哉未二句聊以自寬譬云耳蓋
亦無可奈何之辭也

楊廉夫正統辨誠亦萬世公論解學士縉紳所作
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華之統三
百餘年致治幾於三代不幸逾金二虜孽牙其間

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地以來非常
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是
正統之論益紛紛矣當元至正中危素始建言修
宋史而二虜皆有故臣遂為三史于時以布衣慨
然爭之不合徑去者吾家季大父伯中與里人周
公以立也豈非偉男子哉蓋當是時得入史館以
為至幸一俛首聽事即富貴可指日得而二公不
屑也其視區區之富貴為何如哉以立所上書萬
言其略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五代
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

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
媿之漢唐而有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
歎或曰金入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
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犬戎之難平王東遷
宗國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統
未嘗繇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
南渡神州陸沈矣朱子述綱目亦中帝晉之義晉
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止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
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書奏不報伯中復上書揭文
安公與二公言合同館皆矍然以為狂揭公源是
之而不能主也嗚呼是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予謂其言可以佐佑廉夫之
說雖然豈惟是哉在元有鉅儒吳文正公亦曰元
氏宅土中神皇主天下書傳三十年未有如此者
夷夏之辯蓋不明甚矣乎我太祖皇帝諭孔氏
之詔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大哉
王言矣後來吳思庵訥岳武穆遺忠錄序亦皆是
說之與衛羽翼世必有是其說而與數者並傳者
矣

東里集諸廟學記皆精管惟晚年所作寧國府一

篇可疑蓋文書事既不經而國學制亦無此編書
之歐陽文忠公云不知祭義者以孔子官立祠祭
為尊為榮為有德之報至斥為謬論而張文習亦
嘗以韓子用事謬誤以其巍然端坐語不合古祭
用主之義也况宋學士太學碑已言我朝祭木生
能革千載夷習矣而此文乃云冕服南面以崇報
也何耶

離騷經文公先生之手無遺憾矣近得一書云變
離騷蓋斷簡也當竦知者足之
高元之先生變
離騷序騷有九篇
愍時志
臣薄才
借來

曰 感回波 力陳危棄 悲嬋媛 古誦 繹

思 變離騷者汲京高元之所賦也風雅之後
離騷為百世詞宗何為而以變云乎紉探端於千
載之前而江流於千載之後然則非變而求異於
騷將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義之衷以障
隄頽波之不及也昔周道中微小雅盡廢宣王與
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而大雅復興褒姒之禍平
王東遷黍離降為國風王德夷於邦君天下無復
有雅然列國之風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風雖
變而止乎禮義遠株林澤陂之後變風又亾陵夷

至於戰國文武之澤既斬三代禮樂壞君臣上下
之義瀆亂舛逆邪說姦言之禍糜爛天下屈原當
斯世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可謂特操之士而懷襄
之君昵比羣小讒佞傾覆之言憎憚心耳原信而
見疑忠而被謫離騷之作獨能崇同姓之恩篤君
臣之義憤排出於思泊不以汙世而二其心也愁
痛發於愛上不以汙君而韜其賢也故離騷源流
於六義具體而微興遠而情逾親意切而辭不迫
既申之以九章又重之以九歌遠遊天問大招而
猶不能自己也其忠厚之心亦至矣班固乃謂其

露才揚已苟欲求進甚矣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
專為君而無他迷不知寵之門之意也顏之推至
謂文人常陷輕薄是惑於固之說而不體其一篇
之中三致其志之義也遠遊極黃老之高致而揚
雄乃謂弃由聃之所珍大招所陳深規楚俗之敗
而劉勰反以娛酒不廢謂原志於荒淫豈騷之果
難哉王逸於騷好之篤矣如謂夕攬洲之宿莽
則易之潛龍勿用登崑崙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
就重華而傲詞則臯陶之謀謨又皆非原之本意
故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然自宋玉

賈誼而下如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褒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嗟咏而已若夫原之微言隱旨不能有所達明嗚呼忠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辭申重其意垂光來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薄也而劉勰猥曰枚賈追風以入艷馬揚沿波而得奇顧野可以驅辭力咏唾可以窮文致徒欲酌奇玩華豔溢鎗毫至於扶掖名教激揚忠蹇之大端顧鮮及之如此則原之本意又將復亡矣

魏國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議還適外舅尚書取公卒於位發引之日早得寒疾卧病節之寓館聞是日柩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即下轎從而諸公皆下轎徐一行幾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濱時行人亦以公臨喪有禮云

水東日記卷二十五

崑山葉盛

歌風莖詩多矣宋張安道云落魄劉郎作帝歸樽
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蘊醢安用思他猛士
為近時張光弼亦有七言二十句不可謂非佳作
然皆未若 [redacted] 二絕句蘊藉含蓄有餘味可
味也二詩今刻石碑下詩曰

蔡京以章惇入相下等之左右紹聖元年已拜戶部尚書靖康元年始敗以死三十四年間下毒生民上禍九重之母子兄弟卒之敗壞乃事不勝誅矣善乎王覲之言曰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志又莫切乎常安民之言曰翰林學士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飭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人京黨過半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覲言於惇未相十年之前安民言信

於京之竄蓋三十餘年之後中間言惇言京者其人猶多則是當時士論非不公人品非不易辨也惟是不柰庸君闇主如徽佞者朝聰而莫惑暫踰而即親既嚴而復用蓋亦末如之何也已豈可獨諉之京等之姦邪也耶偶閱舊碑得徽宗親書太清樓特晏記不完本三幅此石多在今開封府學墻壁周遭當時草草打得此不知尚存他石可完否按宋史特晏在政和壬辰去京之死財十五年亦萬世之大戒也噫

太清樓特晏記

為君難為臣不易尚矣應選前世有其君無其臣
或有其臣而其君不足以為故君臣難偶常以
千載而一遇蓋曰堯舜臯夔禹契都俞賡載莫得
而倫至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
散宜生後無繼者若管仲之於齊蕭曹之於漢蘇
綽之於周房杜之於唐其事功或足以霸或足以
善一時或起刀筆之吏寥寥數十世然後有一焉
其功烈之卑無足取法道之不行人之不足與明
久矣朕嗣承
先構求惟

勲
烈考述三代相王安后創業垂統考大有為大

右一

踰遠道之難明世莫能知莫能行朕欲取信流俗
故三黜三已之法度亦再更之乃用害衆者雖其
位使別其賢否而中外紛然民怨士懟財匱力屈
朕亦焦心勞思矣京復位未幾巧發奇中未泯也
故日遣介使往諭旨意賜予問勞相屬至如治第
建閣以資燕適供帳帝帳以飾其居若禁菓菜飲
芳詭誕方底貢新奇莫不首以頌賚

聞者悉必親建國管而授流伏往須長制大日
賜詩自謂羨分餉如是之類用無慮日非實虛賦
又許其子偉尚朕女孫衍衍聯姻由家使情義和
通契分結密不可得而踈

右二

奮於百世之下斷而行之迄用有成庶幾其
視於茲國筆以詔天下後世

政和甲午六月朔日記

翰林書執局鑄字執學 臣嚴奇

廣恩殿御前奉外應鑄字執學 臣徐珣

待 詔

臣張亨

臣朱章

臣邢肅

臣張仲文

臣王公琬

書 待 詔 賜 緋

臣倪吉宣

臣封士寧

從 義 郎 臣張士永 摸刊

睿思殿 御前文字外庫祇應武翼郎 臣俞邁 題寫

通 侍 大 夫 臣梁師成

通侍大夫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臣賈管勾上石

右三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予既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有賢錄過請公圖書公用清和恭靖圖書畢戚然言此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蹇公廬陵建安諸公猶記建安同年曰謂余曰子渥恩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兩人百世之師也吾輩得一可矣而子乃獨兼之耶此語蓋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圖書於蹇曰忠厚寬弘庐陵曰清方貞靖建安則方直剛正夏忠靖曰含弘貞靖吳少師則和敏詳達云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成名其題清慎警句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額師顏西湖畫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浹乾無好思畫紅歌舜為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姑唯

有斷堤殘柳對淡烟猶鎖亂啼鳥
文衡之任亦難矣語言文字不足以變士習服士心誠亦漫浪為之耳正統二年會試王柳庵先生

主考第二名張穆真馬策其元卷起語亦與所以
衛民也非兵無以安夫民之主馬所以資兵也非
馬無以足夫兵之用會試錄云兵以衛民非兵無
以安民生馬以資兵非馬無以足兵用兩句藏去
八字抑奄筆也自是舉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高
先生前序嘗為字王所許蓋其云天之愛人君莫
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佳惜乎
學如不及論語義分截做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
類不能無疵嘗觀場屋文字無疵者絕少豈亦均
於揭曉而改訂不及歟

歐陽公豐樂記仰而望山俯而聽泉用白樂天
庐山草堂記仰觀山俯聽泉語張子野雲破月來
花弄影亦用白公三遊洞序雲破月出也

毘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
于世其中援經據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當矣乃
云自其先人已後即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
之故此獨惜其有未當耳春秋毀泉臺之書君子
以為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繫雖勿居可也何
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蘭之闢淫祀先
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爰子蘭者須

削而去之

四明表稱伯長元翰林大手筆也其先寔宋相之後家世具見清容集虞文靖公與伯長最厚其先文獻累見公文字及元明善之文文靖送冷敬先序亦加感歎伯長卒其為祭文尤拳拳焉表忠徹家進士忠義錄所述其先固名族亦未迨伯長乃云伯長之祖與進士求通譜進士不之許後伯長曰泯其死節事夫求通譜者或為家世不彼若而然今也不然通譜果何為耶况伯長一代名士泯鄉邦之忠義謂伯長忍為是耶凡若此者吾固不能無疑不敢曰其偏僻而遂必信之以為實錄者也

頗記一紀聞云文丞相一子至元中出仕行數驛即死人挽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其意蓋以王褒不西坐之義責之蓋王深甫亦嘗以責密侍中矣要之不失為正論也已丞相之子即元仁宗皇慶中集賢直學士陞云至元中誤也陞仕不二三年奉使卒於贛州道中耳然元文敏公為作神道碑謂其生也無慊而死又無憾亦云翼、子服如不見克昔也天民無辰夫德

也帝臣尤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關聖試天機
萬物皆暫存者奚哀逝者奚憾其說似與挽者之
意弗同覽者詳之

蘇天爵為右司都事時所類元詩文名曰國朝文
類凡七十卷以古賦騷辭樂章四言詩五言古詩
樂府歌行七言古詩雜言雜體五言律詩七言律
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詔赦冊文制奏議表箋跋
銘頌贊碑文記序書說題跋雜著策問啓上梁文
祝文祭文哀辭謚議行狀墓誌銘墓碣墓表神道
碑傳為叙元統中監察御史南鄭王理序之夫有

元名人文集如王百一關高唐姚牧庵元清河馬
祖常元好問之焯、者今皆無傳則有以考勝國
一代文章之盛獨賴是編而已嘗見至正初浙省
元刺大字本有陳放序此本則有書坊自增考亭
書院記逮陽縣江源復一堂記并高昌併氏家傳

云

古人好尚多簡而實後世則繁而偽矣如碑刻一
事亦可見漢魏碑多不著書人姓名唐碑多書其
人而亦多實歐虞顏柳李北海等碑是已今人詩
文尚有偽為他人姓名者碑志中所題書篆人則

例借名公顯人官銜姓名間雖有一二從實者亦不多見也近年胡祭酒文多求蔣廷暉書入刺東里詩文集序皆出程南雲隸書吳思庵懲鄉人偽作張宗海修撰之文之故晚年文字皆自書今印行祥刑要覽序可考此意猶為近古若如予前所記元人金瑩集前後序跋之類悉出名人親筆則又加少也

宋元祐中游師雄為陝府轉運判官時刺石紀唐李英衛二公墳制如衛公元贈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之左墳制如衛霍去病冢象祁連山故事

起冢象鐵山積石山以旌殊功冢為三山之狀主山與西山迤邐相屬而東北者勢若斷絕別為二山疑其一象積石一象鐵山也其高五十五尺東西七十五步周圍一百五十四步神道碑座元無齧制規模皆削於英公未詳其然蓋英公冢象陰鐵烏德韃山高七十五尺東西綿延與衛公同周圍二百步有羣峯高下崔嵬之狀神道碑高二丈二尺廣五尺八寸五分龕座甚偉乃儀屬三年高宗御製御書云吾嘗見姑蘇靈巖山下韓世忠墓穹碑高文有餘乃知前代之於勳臣其待遇之

厚蓋如長也

吳思庵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理王先生誌謙齋錢魁基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子子婿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莽大封功臣遣使詣吾郡勸唐和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世孫尚德捧卷及五王像

進蒙

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而歸至今藏

於其家此卷畫像十二前即五王次則彭城郡公惟演父子後乃駙馬景臻至玄孫像祖小傳叙景臻而下五世皆定于台則知此像亦出台之族矣嗚呼世之祿姓受氏孰非神明之胄武肅保障吳越實季世之事際茲盛時無妄言者若謙齋之願學醇德履薰厥後子、孫、正宜續學循理躬行孝友勉盡繼繩之實此諸畫像惟在什襲珍藏而已予嘗觀之今東南錢氏類多喜宗吳越而安身者屢、也先生此跋首言王立中墓志蓋其家以此為其証據也次考尚德家事而

從來原其實明其所自也乃復繼之以
則字、著意矣意謂凡今之人要皆古人之後非
有傳承之的不必遠宗他人近而求之爾之祖父
足矣而循理二字尤為錢氏對病之藥蓋錢室
恒失之奢失之豪也近年訟訐者遂以錢氏自稱
王孫為詞錢幾至破家則先生者不惟其文謹嚴
可稱而其先見之明亦何可得哉又嘗見近世文
章者流不考虛實不察賢否一惟其人之口與其
安自撰造塗飾之文是憑是信作為文章賂譏于
世者吾見亦多矣吾不得而徧舉之也凡若此者
其即思庵先生所謂宵人瞽說非耶嗚呼其視先
生何如哉

景泰中初修寰宇通志采事實凡例一準祝穆方輿勝覽予竊以為祝氏此書趙宋偏安之物未可為法况此書初為四方設今欲成盛代混一之書要須有資軍國有益勸戒如地圖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如永樂中志書凡例而充益之可也主議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於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為言者泰和陳先生執議不從曰此非造黃冊子何用戶口耶後聞此書竟以

屢見狀元之名可厭而改為之矣夫狀元及第不
問賢否固已不泯顧其人何如耳此非科舉錄何
為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為而一一書狀元豈惟
無識其亦類乎愚也己